

新的起点

短篇小说集

17.7

9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新的起点

短篇小说集

衡水地革委文教局编

*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7年6月第1版

197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9,000

统一书号 16086·401 定价 0.26 元

131313

毛主席语录

农业学大寨

阶级斗争是纲，其余都是目。

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

目 录

新的起点·····	吕振侠(1)
大寨的风·····	祝 尧(22)
梨树院·····	李 清(34)
麦子扬花的时候·····	社员 刘振维(46)
鼓满的征帆·····	社员 苗迎吉(59)
渡“江”序曲·····	郝照远(75)
四季红·····	社员 许 可(90)
“老快活”新传·····	晓岚、步进(100)
高喜老汉·····	李金来(110)
寨娃·····	纪元瑶(120)

新的起点

吕振侠

县革委副主任吴金波，心里好生烦躁！他大口地抽着烟，焦急地在车站门口踱来踱去。

说来也是，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县委书记方明，本来要坐这趟车回来。他眼巴巴地等着，正有一肚子话要说哩！可谁能想到，当他和司机小王开车来接的时候，却扑了个空。老主任打定主意，决定再等一班车。

吴金波焦急地踱着步，不时地看看手表。好容易捱过了两个小时，听得汽笛一声长鸣，老吴急忙奔了过去。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出站口。不一会儿，熙熙攘攘的人们走光了，散尽了，可哪里有方明的影子呢？

老主任走下台阶，对司机一挥手：“上车！”

崭新的北京牌吉普车，兜转车头，离开火车站，在田间公路上奔驰。路旁白花花的棉田，刚播下种的麦地，都变得模糊起来，天黑了。老主任坐在车上，一口接一口地抽起了闷烟。

张着巨眼的汽车，驶过了滏阳河大桥。前边就是老龙洼了。一想起老龙洼，吴金波的眉头不由拧成了疙瘩。这个方圆近百里的大洼淀，从地图上看，象个大楔子一样，紧紧楔在他们县的境内。汛期是个水嘟噜，春天用水的时候，它却

又干得见了底。茫茫大洼里，芦苇、碱蓬棵丛生，连片的老红荆疙瘩盘根错节……可是，有人硬是在这儿打定了主意，提出什么“全面治理老龙洼”。唉，难啊！

吴金波猛抽一口烟，把剩下的烟头狠狠地扔到了窗外——呃，就在他扭头的一瞬间，蓦地发现茫茫大洼里，晃动着一盏闪闪的红灯。老主任心里好生奇怪，是谁在赶夜路呢？不对。荒凉的大碱滩上，并没有路啊！他心里想着，脑海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：莫非是方明早到了老龙洼？老吴知道，方明有个习惯，开会走以前，总爱先听听贫下中农的意见；开会回来，又总是让领导的意图早点和群众见面。机关上派车接他，有好几次都扑了空。老主任想到这里，突然对司机小王喊道：“停一下！”

车停了。老吴指着远处的灯光，说：“走，说不定老方又跟咱捉迷藏哩！”

小吉普下了公路，颠颠簸簸地朝着那灯光开去……

不错，吴金波猜对了。那灯光里晃动的人影，正是县委书记方明！

傍晚，当老方风尘仆仆地走出车站的时候，老河湾的党支部书记陈金水，蒲扇似的大手分开众人，一把握住了方明的手。金水老汉上下打量着方明，微微眯起的眼睛闪着亮光。

老方，看上去四十七、八岁。身材魁梧，显得结实有力。方正的脸盘儿，阔阔的嘴巴，眉宇间透露着一股刚毅劲儿。特别是那对虎生生的大眼窝，显得是那樣的有生气！

方书记笑呵呵地说：“老陈哪，一个月不见面，还真怪想

得慌!”

金水老汉嘿嘿地笑了：“走吧，先到俺那里落个脚。我正好有话要跟你说哩！”

“好啊！”方明爽快地答应着，拉上老汉，亲亲热热地说着话，随着人流出了车站。

抄近道，火车站离老河湾只有四五里路。两个人并肩走着，县委书记方明周身热烘烘的，象是才出炉的钢锭，炙热烤人。你看他那红光闪闪的脸上，气宇轩昂的眉宇间，都洋溢着一种激情，闪烁着耀眼的火花。他胸襟一敞，滔滔的话语，就象那江河奔腾：

“老陈，这回咱算是开了眼界！在虎头山上，松溪河畔，你的眼睛再多几双也不够使啊！看看人家那气壮山河的工程：大坝、涵洞、人造平原……嗨！从那里的山山水水，我看到了大寨、昔阳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，看到了大寨、昔阳的好领班啊！看看人家那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大干社会主义的气魄，老陈，咱得脱了光脚丫子，猛劲追啊！”

陈金水老汉情不自禁地一跺脚，嘿嘿地笑着说：“老方啊，我找你要说的，也正是这个事儿！”

“好啊！”方明望着这个铜浇铁铸般的老战友、老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两个人说着话，不觉来到村西平地的工地上。方明放眼望去，工地上红旗漫卷，人来车往，好一派战天斗地的动人景象！地头上的大标语赫然醒目：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”

老方心头滚过一阵热浪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一捋袖子就投入到这滚滚洪流里。

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，刚把小车装满，方明抢先一步，驾起小车，大步流星地推走了。

那老汉一怔：“你——”

方明回头笑笑说：“这叫先下手为强嘛！哈哈……”

太阳落山了，收了工的人们把大汗淋漓的方明围了个风雨不透。

“老方，你上了虎头山，又进了北京城，可得把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给咱好好学学说！让大寨、昔阳的经验在咱们县开花结果啊！”

“老方，咱得甩开膀子干啊！”

县委书记方明，站在人群里，激动得满脸放光。他一会儿大声讲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，讲着自己的感受，一会儿扬起手来和走过的人们招呼着，开怀地说笑着。

老方一扭头，看见陈金水老汉正蹲在一边抽烟，嗷嗷嗷，一口接一口。老方熟悉这老支书，知道他是正思谋事儿哩！

方明走过去，拍了拍老汉的肩膀，说：“老陈，刚才你的话还没讲完，又在琢磨新点子吧？”

陈金水喷了一口烟，点了点头。他站起身来，磕打了磕打烟袋锅，说：“走吧，回村里再细说！”

方书记笑笑说：“我还得快着回去开会哩！”

老汉一想，可也是。没言语一声，转身进了窝棚。一会儿，他扛着铁锹，提着盏风雨灯走了出来。

“走吧！我送你一程子，顺便也说说心里话。”

两人和社员们分了手，一前一后地走着。陈金水老汉，

并没说多少话。他带着方明，擦边儿走过了一领席似的留着密丛丛稻茬的稻田，穿过了镜面儿似的千亩丰产方，未了，拐弯抹角地走进了老龙洼。

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阵。金水老汉停住了脚，把马灯递给方明，咚地跳进了一个三尺见方的土坑里。他挥锹铲起一锹土，举到灯前，说：

“你看看！”

方明抓起一把土，借着灯光一看，嘿，全是一色的黑红土。用劲一攥，怕是会滴出油来呢！

老汉微微眯起的眼睛闪着亮光，喜滋滋地说：“老方啊，和咱那稻田、丰产方一样，深翻二尺，全是一色的黑红土啊！”

方明心头一震，血液猛地往上涌。他惊喜地盯着老人的脸庞，好一阵竟没说出话来。

金水老汉又说：“隔个里数地，我就挖个坑。整个大洼都一样，三尺以下是胶泥底……”

方明没等老汉说完，眉毛一扬，惊喜地叫道：“老陈，看来你是打上老龙洼的主意喽！”

陈金水把烟锅伸到荷包里挖着，嘿嘿地笑了笑，没言语。

方明放下马灯，从怀里掏出张规划图来：“老陈，你来看！”

陈金水凑上去一看，喏，修水库，开稻田……老人看着看着，动情地说：“老方啊，你不也是早打定了主意了吗？”

方明笑笑说：“这是我在虎头山上画的。你们以阶级斗争为纲，迈出了农业学大寨的新脚步。从你那丰产方，我想到

了老龙洼；从你那大坑塘，我想到了东风湖；从你们老河湾，我想到了整个县。一句话，是你们闯出了路子啊！”

他们正说着话儿，两道光柱喇地射了过来。方明一扭头，一辆吉普车“吱”地停在他身边了。

墩墩实实的老主任吴金波，跳下车来，大声地埋怨道：“老方啊，叫我好等！你……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啦？”

方明指着陈金水笑呵呵地说：“都是老陈带的道啊！”

吴金波望着连个路眼儿也没有的老龙洼，不满地说：“咳，这是带的什么路哟！”

陈金水老汉只顾抽烟，没言一声。

方明一挥手，充满感情地纠正道：“不，这条路带得好。大有奔头啊！”

老吴一时还没听明白，烦躁地说：“快走吧，家里的人们还等着开会哩！”

方明告别了金水老汉，一猫腰上了车。吉普车调过头来，颠簸着向公路上奔去。

吴金波接到了方明，心里高兴了许多。他喜眉笑眼地说：“老方，欢迎你胜利归来啊！”

吴金波自然有言外之意，他们县被评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了嘛！方明看出了这么点意思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老吴，与其说‘胜利’归来，不如说挑着重担子回来了，压得够够的啊！”

吴金波不以为然地笑了笑。

方明坐在车上，陈金水老汉的身影，那沸腾的人群，不时地在他的眼前闪现。老方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眼睛里闪

着火花，迫不及待地问老吴：

“咱那跃进规划，订好了没有？”

吴金波慢吞吞地抽了一口烟，说：

“老方，我这回来接你，就是想先给你透透风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可得慎重啊！”

方明静静地听着。

吴金波仍然不紧不慢地喷着烟，显然是掂量着话应该怎么说。

方明扭过脸去，仔细端详着那张熟悉的面孔：黧黑的脸上，留下了风吹日晒的痕迹。圆楚楚的鼻头，厚厚的嘴唇，显得十分憨厚；额头上那刀刻似的皱纹，又露出了几分倔犟劲儿。

说起来，方明对吴金波是十分了解的。这个以勤勤恳恳出名的农林局长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和他一起走上了县领导岗位。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使吴局长焕发了革命的青春，他和方明一起，打起背包，走遍了全县的沟沟坎坎，绘出一张改变落后面貌的蓝图。跃进渠引来南运河的水，胜利渠直通清凉江。几年来，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，用大批判开路，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。县委“一班人”和群众一起，天当屋，地当铺，水里滚，泥里爬。第一张蓝图终于变成了现实，地处黑龙港流域的穷县，甩掉落后帽子，一跃变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。嘿，报纸上登，广播里喊，会上听表扬，真是隔着窗户吹喇叭——扬声在外了。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方明隐隐觉得，吴金波身上象是少了点儿什么。额头上那刀刻似的皱纹，渐渐

变成了层层笑纹。而且，平时在给外地的人们介绍经验的时候，也总爱在“稳”字上唱喜歌。今年夏天，老河湾的党支部书记陈金水，提出在大碱滩上种水稻，吴金波把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：

“陈老头，凡事得稳稳当当地来，心急吃不得热粘粥啊！……”

老吴在成绩面前停步了，束手束脚不想再创业了。方明曾对吴金波提出过批评。老吴呢，口头上也承认有自满情绪，但心里却想：成绩是明摆着的嘛！思想问题一直没有解决。这次，方明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，登上虎头山，心胸更加开阔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在学大寨的新高潮中，把老吴的“稳”字换成“闯”字，让老战友永葆革命的青春！……

县委书记方明还在深思，吴金波掐灭烟头，开口了：“老方啊，说起搞规划，可真是头疼的事！他们整整地跟我吵了三天！”

“就为这？”方明知道他是指的县委副书记陈刚他们，仍然笑着问。

“当然不全是！”老吴气鼓鼓地说，“关键是规划订不到一块去！”

“噢……”方明沉思着点了点头，又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说吧！”

“咱们办事情，都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。是不？”吴金波见方书记点了点头，便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他久经考虑的话，

“我们县的实际是什么呢？很明显，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先

进县。咱们办事情，订规划，都应该从这个实际出发。具体说来，就是保住亩产六百五十斤。至于改造老龙洼嘛，可以推广老龙湾坑塘蓄水的经验，化整为零。谁有能力就开点地，没有能力的也就算啦！要不，亩产量哗地下来了，那还叫什么先进县咧？”

方书记没动声色。吴金波点了一支烟，猛抽一口，接着往下说：“可是，我把嘴皮都磨破了，他们硬是不听！”

司机小王放慢速度，透过反光镜悄悄地观察着身后的这两位领导人。

县委书记方明，静静地在思索着，神情十分严肃。他对老战友的掉队，感到痛心啊！过了一会儿，他嘴角上又露出了令人不易察觉的微笑，陈刚、金水老汉他们进军老龙洼的规划该是多么有气魄啊！自己在会上所想到的，家里的人们已经想到了，这叫他心里怎么能不高兴呢？方明望着前方，目光深邃而明亮。

吴金波见方明闷着头不说话，知道他是在掂量轻重哩。他想趁方明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再加上一把火：“老方啊，”老吴说着，往前凑了凑，压低了嗓门儿，“说实在的，你我都是老干部，捅出漏子来，还不是我们兜着！那时候丢人现眼是小事，这损失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方明再也听不下去，禁不住大笑起来。笑罢，眼望着吴金波，说道：“老吴啊，看来咱们要成‘对立面’喽！”

“什么！”吴金波不由倒抽一口凉气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当他完全回过味来的时候，“唉”地一声便靠在了靠背

上。

.....

开罢县、社、队三级干部会，县委书记方明就一头扎在老龙洼里了。

临走那天，吴金波正伏在桌上看地图。方明笑呵呵地说：“老吴，走！到下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去。”

吴金波抬起头来，不自然地笑了笑，望着方明。

方明亲亲热热地说：“走吧，看看群众心里怎么想的，咱们也就有底啦！金水老汉那一百零三个方坑，给人多么珍贵的启示啊！”

吴金波看着地图，吱唔着说：“你……你先走吧！我手头上的事还没料理清楚哩！”

方书记知道他心里不痛快，也不勉强。把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，往他面前一放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再忙也别忘了学习。老吴啊，我先走一步。记住，我推车还等着你来拉坡哩！”

老方的目光是那样的诚恳，语调是那样的亲切，使得吴金波心里热火辣的。可是，他一想起昨天晚上的常委会，又固执地低下头，看起地图来。

昨天会上，方明把陈刚他们的意见更系统化了：洼中心修起东风湖，汛期拦洪蓄水，整个县都能受益。堤外三万多亩的洼地，修大渠，改水田……嘿，当时方明精心地描绘着老龙洼的未来，那神气，仿佛在他眼前，出现了碧波荡漾的湖水，纵横交错的渠道，和一块块、一方方直铺天边的稻田！

他还清楚地记得，方明话音未落，三十刚出头的县委副书记陈刚，腾地站了起来。他兴奋地挥着拳头，叫道：“社会主义的大农业，就应该是这么个干法！”他这么一喊，竟博得不少人鼓起掌来。吴金波暗自叫苦不迭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会议结束的时候，方明严肃地说：“老吴啊，你这种精神状态，和当前形势很不适应啊！难道你不觉得一阵阵热风扑面来吗？好吧，今天咱也不作结论。分头到群众里边走走，咱们的决心总得靠群众来下啊！”

吴金波心里不大服气：“不适应，哼，难道跟着你们瞎喊蛮干才叫适应！”

吴金波正想着常委会上的事，窗外一阵马达响，司机小王把汽车开出来了。

这时候，老方也从办公室里推出了自行车。他乐呵呵地摆着手，说：“小王啊，走乡串户的，我这两个轱辘的更方便！你就忙别的去吧！”说着，抬腿上了自行车，一阵风似地飞远了，身后留下一串爽朗的笑声。

转眼，好几天过去了。方明一猛子扎下去，还没回来。这天，吴金波烦躁不安，又翻出了那张县地图。他想算算老龙洼工程的几个基本数字。光讲大道理不行，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呀！

老主任趴在桌上算了半天，忽然“啪”地一摔算盘，大声嚷道：“看看！怎么样？我说是没影儿的事嘛，这筑堤开渠，少说得动土九千七百万万方，把全县的劳力都用上去也不济事啊！还有这经费……”

老吴不由地摇起了电话机，一连要了好几个地方，才在

紧靠老龙洼的老河湾找到了方明。

村西火热的工地上，方明趁休息的工夫，开了个“诸葛亮会”。这会儿，正和小伙子们赛着推车呢！你看他，搓搓手，运足了气儿，稳稳地驾起了装得岗尖的小车。小车跑起来了，他紧闭嘴唇，眼望着前方，熟练地翻过一道岗，爬过一道坡，到了沟边上猛抖车把，嘿，唰地一声倒了个一千二净。人群里响起了一片喝彩声。

正在这时，人们告诉他有电话。方明顺手抹了一把汗水，大步朝指挥部走去。

不一会儿，指挥棚里响起了老方那爽朗的说笑声：“老吴啊，哈哈……我正要找你呢！伙计，大寨的风吹来，咱们县里春潮澎湃呀！我敢保险，你到这里来看看这阵势，看看群众激情，一定会把那小打小闹的‘坑塘蓄水’规划扔到‘东风湖’里去！”

吴金波气恼地喊道：“老方，你还是冷静点好啊！修起东风潮要动多少土，用多少工，花多少钱，你算过没有？到时候，半途而废的工程让大水一冲，你就悔之晚矣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方明酣畅地大笑起来，“老吴，你的话还没说完吧？那时先进县也吹啦，鸡飞蛋打，丢人现眼，对不对？可是，我可以坦率地说：你错了！”

吴金波冷笑道：“哼，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，谁是谁非，还说不定哩！”

方明在电话里故意激他说：“老吴啊，咱们对台戏唱起来了。可你敢不敢把你那数据、规划拿出来让群众鉴别鉴别？”

“当然敢！”

“好，我等着你。”

吴金波放下电话，转身找汽车司机去了。

吉普车还没开出大门，一个中年妇女迎面拦住。吴金波一看，是方明的爱人郑玉芳。“老吴，给捎上，这是他来信要的。”

吴金波接过来一看，是方明常背在身上的那个军用水壶。老吴不觉心头一热。凭他的经验，方明是又拼上了！

方明的老家在松花江畔。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方明扛起枪杆，离开了家乡。辽沈战役中，他立过功；淮海战役中，他受过奖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时候，他率领的猛虎连，荣获渡江英雄连的光荣称号！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连连长，打仗的时候有个习惯，一到了节骨眼儿上，抓起水壶咕嘟咕嘟猛喝一气，然后手背一抹嘴，大声命令道：“冲锋号！”“嗒嗒的——”激越的号声一响，他便嗖地跳出战壕，直扑敌阵……当然，这都是人们传说的，方明从来没讲过。不过，吴金波相信都是真的。他那猛打猛冲的劲头，多象当年的猛虎连连长啊！那一往无前的精神，不正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性格吗？

深秋的原野，辽阔而空旷。条条渠道，纵横交错。漫野的红旗，紧张劳动着的人们，以及路旁那醒目的大标语——“全党动员，大办农业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！”不时在吴金波眼前一闪而过。

在老河湾村头下了汽车，老吴四下里一望，觉得挺陌生。七扭八歪的零散地，都变成了平整的方田，连道路都有点不认识了。说来也是，这还是县委的“点”哩！自己竟有半